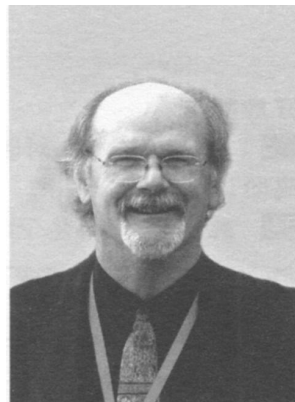


跨境远程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访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首席执行官邓·奥尔科特博士

本刊特约通讯员 魏 奇 本刊记者 魏志慧



【编者按】 跨境高等教育在 21 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发展成熟,远程形式的跨境教育则是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新兴力量。这种高等教育新形式的出现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部门、高等院校、研究人员和学习者的普遍关注。作为跨境高等教育传统输出国,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跨境远程高等教育的输出服务方面也发展迅速。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在英国的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The Observatory of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简称 OBHE)首席执行官邓·奥尔科特博士,希望通过这次专访,借助他与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专业视角,了解全球跨境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探究目前这一领域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对于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的预判和分析,以期对中国等传统教育输入大国通过新兴教育服务模式,如何在全球跨境高等教育领域向输出国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奥尔科特博士现任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首席执行官,2006-2007 年曾担任美国远程教育协会主席,并新近卸任该协会董事会主席。他还是英国认证大学委员会(CVU)执委、伦敦大学远程学习中心指导委员会成员、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奥尔科特博士此前曾在美国西俄勒冈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虚拟校园公司、美国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WICHE)担任高层管理职务。他还曾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西华盛顿大学担任行政和教学职务。

奥尔科特博士是《美国远程教育》、英国《开放学习》、美国《继续高等教育》、《印度开放大学电子学习》以及美国的《远程学习报告》等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他在远程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组织变革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等领域著述颇丰,多次获得国内外有关奖项。奥尔科特博士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演讲者,已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及欧洲诸多高等院校及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分别于 1993 和 2005 年在哈佛大学终身学习管理学院和美国大学继续教育协会纽约大学领袖学院进修。奥尔科特博士在西华盛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俄勒冈州立大学获得高等教育领导专业博士学位。

【关键词】 远程教育;无国界高等教育;全球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7-2179(2009)04-0004-06

记者:邓·奥尔科特博士,感谢您接受中国上海的《开放教育研究》杂志的访问。作为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HE)的首席执行官,您能否首先对自己以及您所领导的这一组织向中国的读者做个简要介绍。

奥尔科特:我非常愿意与《开放教育研究》的读者分享关于开放与远程教育的观点和看法。2008 年 10 月,我有幸访问上海并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由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开放与远程教育世界论坛”。中国的大学及其专业人员在开放与远程教育领域出色的工作值得称道,我也非常感谢论坛主办方对我的邀请。

我目前担任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本组织在全球拥有 200 多所已经从事或正在考虑拓展海外学术、课程计划的会员机构。我们目前主要从事无国界高等教育和国际高等教育方面的问题研究,发布关注该领域全球发展动态的报告、文章和重大新闻报道。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还从事专业咨询,举办相关国际会议、研讨会和学术活动。

贵刊的读者和同仁可能会对“2009 全球跨境高等教育论坛”感兴趣。这一论坛将于 2009 年 10 月 21-24 日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举行。有关论坛的信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http://www.obhe.ac.uk> 上获取,欢迎大家参加这一全球性的论坛并成为无国界组织的一员。

在 2007 年来到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任职之前,我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在美国的高校和企业界从事继续与远程教育、电子学习和高校服务拓展(university outreach)领域的工作长达 25 年。我是在俄勒冈州立大学获得高等教育领导专业博士学位,并刚刚卸任美国远程教育协会(United States Distance Learning Association,简称 USDLA)主席和董事会主席一职。

记者:您在英国工作了 25 年,现在又到英国工作,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远程教育现状?

奥尔科特:在 10 年前的一次主题演讲上有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说远程教育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者是远程教育是成功的?我当时的答案是:当我们不

再称其为“远程教育”的时候。总之,教育就是教育,无论其何时、何地或是以何种方式开展。这个答案作为我对英美远程教育评论的引语再贴切不过,因为这一领域在过去的10年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在美国现有的4130所大学和学院(包括2年制和4年制的公私立院校)中几乎每所高等院校都会采用一定的远程教育形式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这意味着信息或教学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院校教学策略的标准化特色。当然,以远程教育形式提供专业和课程的数量,以及所应用技术的类型和混合程度则因各校而异。

同样,英国绝大多数高等教育院校都会采用一定形式的远程教育,为在家中学习或是身处异国的学生提供服务。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已设立了分校,并且广泛使用远程和面授混合教学方式。英国开放大学在把技术融入课程教学方面历史悠久,且不仅局限于本土的学生,同样包括身处诸如俄罗斯的海外合作伙伴,以及阿拉伯开放大学的学生。

总之,技术或者远程教育的应用不是2010年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这是一种常规性的教育活动。可以说,局域网和因特网改变了从银行业、旅游、娱乐到教育、商业和政府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机构的面貌。

记者:从您和您组织的观点看,您对这些国家的远程教育现状有何评论?

奥尔科特:事实上要概括英国、美国、欧洲、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远程教育现状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话题,但这不是评估其未来发展机遇的好办法。21世纪,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水平,因此这并不能使你的学校变得与众不同,即使是在英美国家的学校也是如此。

能让学校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的教育课程质量、教职员的学术声望、学生支持服务的响应水平、对科研和服务的承诺、支持创新的核心价值观、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全体人员的价值观。技术在其间并不会创造上述任何因素。当这些因素与富有愿景的领导力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技术所能做到的就是扩展这类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课程、研究和支持服务的范围,在教育学生、支持社区、加强跨文化沟通和培养未来领导者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影响。

从英国、美国、中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可以学习到的是,它们都是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体系质量的国家。换言之,这类学校的品牌、世界名望以及它们学术水平的能见度和传统,吸引了教职员和学生的加入。一旦学校确立了这些特色并受到广泛认可,他们就能够通过任何单一媒介或者是混合媒介提供想要开设的教育课程,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牢固的质量和品牌市场。

这跟技术无关,这只关乎你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价值,以及在这种教育过程的知识、文化、世界公民意识和各方利益。

记者:你能否为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全球跨境远程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吗?

奥尔科特:近年来,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正在加速发展。10年前,大多数跨境或跨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还体现为学生海外留学或是与国外大学的教职员交流,正如你们所了解的,直到今天为止,有许多中国学生留学海外并在毕业后回到中国。然而,随着学生流动性的增加,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考虑在本区域“留学”,在将来可能出现一种有趣的情形,就是这种“新区域主义”色彩成为让学生留在本区域的催化剂。

在过去10年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外国的教育引入境内。中国的高校与许多在中国境内提供教育课程的外国大学有着合作伙伴关系。在东亚、中东和海湾国家,甚至印度和欧洲,这一趋势日渐明显。在此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的跨境高等教育最为活跃。然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我们看到中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外输出教育课程。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巨头”的优势在于其大学的历史声誉、教育质量和品牌认可度。引进这些教育课程资源的国家将这一举措视为是利用“三巨头”的教育质量帮助自身发展高质量和可持续高等教育体系的途径。

有趣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开放与远程教育在跨境高等教育中的成长速度没有跟上全国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如今大多数跨境高等教育仍然以面授形式为主,外国的教育在东道国建立分校或者通过与当地大学合作建立某种实质性的存在。也许原因之一在于这些东道国认为,既然为外国教育课程支付了大量金钱,有实实在在的教师在本国提供这些教育课程才能够保证教育质量和信誉。

记者:从您对于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介绍以及官方网站上,我们了解到OBHE对于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发展动态和战略信息非常关注。您能介绍一下OBHE最近在国际高等教育,特别是远程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重点吗?

奥尔科特:在过去的20年间,尽管开放与远程教育的质量取得了长足进步,政策制定者和许多学者仍然十分关注通过技术传播高等教育能否达到与面授教学同样的标准。研究最终表明,远程学生的学术水平和接受传统面授教学的学生一样出色。总之,全球开放与远程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持与校园课程相当的教育质量水准。一些经常被提及的重要问题包括:如何为国外学生和教职员提供支持服务?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和其他研究资源?如何为英语为非母语的在线课程学习者提供社会、文化、语言服务?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跨境授课所使用的语言是英语。

我要提及一个有关质量问题的重要参考文件,就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UNESCO/OECD)于2005年联合发布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规范指南》(Guide-

lines for the Quality Provision of Cross Border Higher Education)。文件可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 <http://www.unesco.org> 获取。这一文件尽管并非专门关注全球开放与远程教育,但其提供的相关指南对于考虑开展跨国教育的任何一所大学都应作为标准制订过程中参考的内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认证和质量保证团体对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日渐关注,我们可能会在将来看见更多的相关政策讨论。

记者:您提到全国性和区域性认证和质量保证团体对于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日渐关注。那么,关于跨境高等教育的全国性和区域性认证和质量保证问题,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当前正在开展的相关具体研究和实践?

奥尔科特: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以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总署(Australian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简称 AUQA)为主,以及其他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下,该国的质量保证发挥了全面作用。澳大利亚在海外开设的跨境教育课程众多,质量保证总署对于国内大学及一些在海外开展的具体教育活动的监督,及其所应用的基本质量标准都是一样的。

然而,在美国有八大主要认证委员会对全国高等院校施行质量监督,其中最富创新精神且对于监督开放与远程教育持接纳态度的当数位于芝加哥的中北部认证委员会(North Central Accrediting Commission,简称 NCAC)。中北部认证委员会在几年前通过对凤凰城大学的认证在这方面开创了先河。自那以后,其他认证委员会在为国内外开放与远程学习的开展,制定合理、公平标准的态度显得更具包容性。英国质量保证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简称 QAA)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大学质量保证总署,负责监控和审查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

开放与远程学习质量保证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原因在于许多国家出台了界定高等教育质量和资质标准的全国性质量资格框架,例如在南非,以及在许多根据《博洛尼亚进程》发展的欧洲国家,甚至在加拿大的诸如安大略、卑诗等某些省份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

质量最终是大学的责任。政府机构、认证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仅是质量一体化的一个方面。各国中央政府应该与大学密切合作,构建确立本国学校教育质量参数,同时也要为国外教育提供者及合作方制订公平合理的规范与质量保证指导方针。

记者:您的组织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发展有否关注?如果有,能否谈谈您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印象和看法呢?

奥尔科特:是的,我对中国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发展非常感兴趣,要补充的是我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发展也很感兴趣。正如我于2008年10月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过,自1980年以来中国在高等教育普及和教育课

程方面取得了非常瞩目的发展成就。然而,我对中国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前景的理解是复杂的。

首先,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千年之初,中国非常乐于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的感觉是近3年这一情形有所改变,政府对于国外大学与国内大学合作提供课程的审批有所趋严。

其次,尽管开放与远程教育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我感觉中国教育部的态度有些谨慎,与我交流过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并不认为在线教育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最佳途径。我在某些方面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在线教育课程主要是用英语教学,那么就存在先前提到的一些严肃的问题,即如何确保这些教育课程照顾到中国学生的社会、文化和语言需求。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相关领域的研究以确保教育课程的质量,至少是保证面向中国学生的英文在线课程的质量。

最后,我相信开放与远程教育在向中国民众普及高等教育方面潜力无限。如果中国需要培养大量学生以建设其全球经济体和劳动力,这将会需要大量规划和资源,而开放与远程教育可以在服务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未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我们知道您前不久于2008年10月参加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世界开放与远程教育论坛和国际远程教育理事会校长常务会议并作主题演讲,在演讲中提到的全球化大学和全球跨境高等教育(cross boarder higher education),您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两个词代表的内涵和产生的背景吗?

奥尔科特:跨境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提供学术课程,或者开展研究,这类活动通常是由大学主导的,比如说中国的大学向韩国、印度或者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提供教育课程。这种教育的提供方式可以通过远程技术、面授教学、建立分校或者是远程与面授相结合。

“全球化大学”的概念存在着许多争议。向其他国家提供教育课程的学校是否就是全球化大学呢?有的人说是,也有的人会反驳说,“全球化大学”应该是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领域等多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受到国际认可的学校。这个概念包括了提供海外课程,与许多国外大学的教职员交流,开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研究课题以及影响全球政策制订和政治进程的能力。最后一点很关键,因为许多人认为如果不开展全球性的研究,你就无法对全球政策制订和政治发展施加影响。这种针对“全球化大学”的主要观点本质是高等教育精英主义的观点,即只有大型、资源丰富的研究型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全球化大学”。我个人认为,所有大学都有可能为全球化进程作出贡献,即使是规模小,但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学校也有可能。

记者:通过您长期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参与和关注,您认为一个远程高等教育机构要成功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方面?您能否列举出跨境

高等教育较为成功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它们在这一领域成功的独到之处?

奥尔科特: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大学都具备一些共同的属性。首先,这些大学为东道国提供的课程、服务或研究专长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其次,它们都怀着谦虚的态度在文化差异问题上有所准备,这些大学不断培训和教育教职员有关东道国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规范,许多大学甚至雇佣东道国当地的教职员。难道你想让在外的国外教育机构无视中国人民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不,成功的合作需要双方以崭新的和多元的方式互相学习。大多数没去过美国的人只知道从电视或其他媒体中了解美国,只有当他们在这个国家呆上一段时间,才会知道美国不仅仅是好莱坞、超级杯、洛山矶和纽约。这对于来到中国的游客也是同样道理,国外大学首先是中国的游客,我们必须表示相互之间的尊重,加强双边关系,并寻求建立更加牢固的个人友谊和专业合作关系。所有这些都是远程教育组织长期、有效、可持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记者:正如您曾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日渐成熟,英国、美国等国际高等教育资源输出大国却在通过远程方式向亚洲等国家输入高等教育资源中遇到了困境。似乎这些高等教育输入国并不是很认同这种方式的跨境高等教育,这其中您认为是存在什么样的原因或问题呢?

奥尔科特:尽管英语已经成为了全球商业通用语言,但它也制造并强化了许多障碍,干扰了高等教育的成功。如果一位中国学生由于不以英语为母语,从而误解了教师的授课内容,这种误解将在教育过程中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知道,即使是采用面授形式,正在学习外语的国外学生也可能在理解教师授课内容时产生沟通方面的问题,这点在在线课程中特别突出,因为在线授课更缺乏时间去澄清教学内容中的概念、构成和其他学习内容问题。为了学习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课程的中国学生和其他国外学生,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多研究。

记者:为了追求成功的跨境高等教育,在解决语言障碍方面有什么研究和实践进展?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吗?

奥尔科特:这方面主要是关于全球开放与远程学习中的阻碍,其中教学过程完全通过另一种媒介在线传播,这不是跨境本身的问题。英语为非母语的学生通过技术接受英语课程教育,这是教育上的问题。尽管现在有大量学生在学习英语,但是还没有大量研究关注这种技术引发的挑战。

此外,这不仅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文化、语言是和社会、道德、宗教习俗、传统、符号密切糅合在一起的。英语是否对这些重要的文化属性带来威胁呢?事实上,看待这些文化属性的研究基础是由技术

应用界定的一个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以英语开展高等教育作为文化和研究基础的作用十分有限。

记者:在中国,许多跨境高等教育项目都是由中外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合作办学的形式开展的,而从技术层面讲,跨境远程高等教育似乎只需要他国的学生直接接受教育资源提供国提供的远程教育服务就可以了。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绕开中国教育行政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单纯跨境高等远程教育是不可行的,您对跨境高等远程教育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有什么看法?

奥尔科特:在美国、英国或是澳大利亚,一所国外大学如果未经批准或者授权,是不允许自主开展教育活动的。在我看来,东道国的这种规定是公平和平等的。其他国家有理由要求国外教育提供方在东道国具有合作组织,我对此表示支持。在中国,国外的教育提供者如果想颁发诸如学位和文凭之类的教育凭证,这是必需的要求。可能这也是开放与远程教育在许多国家不能开展的一个原因。开放与远程教育,特别是通过在线技术提供的类型,东道国对于国外大学提供了什么教育课程很难进行监管和规范。

记者:在您2008年中国之行的演讲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中国等亚洲国家正逐渐显现着从高等教育东道国向资源提供国转变的潜力,即国际高等教育的东道国(host)和资源提供国(resource)角色的变化和转换现象,这一转变为什么会发生呢?具体表现在哪些领域呢?

奥尔科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中国对于国外教育提供方而言已经是一个主要的东道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现在正有一些中国的大学在向国外提供教育课程。印度、欧洲和海湾国家同样如此。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接纳国外教育提供方。与之相反的是,有些国家对于国外教育提供方的准入有严格限制,如法国正在考虑对留学生及其在法国就业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和签证规定。

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和《里斯本宣言》推动了欧洲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为广泛的合作。《博洛尼亚进程》的目的就是让欧洲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简称EHEA)”,这一进程也计划推进欧洲国家之间学生的学分转换,使得各个国家管辖地区对于学历凭证的就业评估统一标准化。

这是“全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在海湾国家和东亚地区这种形式开始出现。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可预期后果就是,它将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建立区域联盟的催化剂,从而加强跨地区的合作。我想这种合作将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在上述地区,以及诸如非洲、北美和中东等世界其他地方得到发展。

记者:从您和OBHE出发,这些新兴高等教育资源提供国

家和地区与传统高等教育资源发达的西方英语国家相比较,它们高等教育输出的优势和潜力在哪里呢?这一方面在远程高等教育中是否有所体现,远程高等教育在这一角色转换现象中是否存在可能的发展机遇?

奥尔科特:对于中国而言,开放与远程教育最大的生源市场就是本国。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中国的高校赴海外开办教育和研究的机会将会逐渐增多。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在一些地区抑制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有远见的大学会在未来三五年的时间里着手开展新的市场规划。我建议,有意涉足国际舞台的高校应该从现在开始拓展与海外的合作关系。

记者:作为美国远程教育协会刚刚卸任的主席,以及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OBHE首席执行官,您在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研究经验。对于现阶段英美高等教育资源强国的跨境远程高等教育质量现状您有何评价?它们与以传统方式提供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存在着差别吗?

奥尔科特:全球远程教育,特别是用英语向非英语国家开展的教学将会继续受到质量评估机构和团体严格的审查和监控。总之,在我看来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已经是非常好了,这主要是因为合作教育项目通常是专一且精选的,国外教育提供方具备公认的教育资历和声誉,越来越多地想要开展全球教育课程的高校反而可能缺乏这种全球化的声誉和优质记录。东道国应该在与可能的合作大学沟通时认真关注他们开办全球性教育课程的经验、财政状况、资质以及想要合作的原因。许多高校想通过与国外跨境合作赚钱来弥补本国政府财政资助的缺口,对于这些高校要好好了解。最后从法律的角度,要确保具备应急计划或者退出机制,以便在不理想的情况下退出合作。许多学校往往是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想到怎么解决,而不是一开始就把问题写进合作协议之中。

记者:为了确保跨境远程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更易于被东道国的学习者接受,就现状而言,您认为教育资源提供国的教育机构和决策者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或为之而努力?

奥尔科特: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应视学校情况而定。我建议东道国的高校及其国外的合作伙伴应该关注以下方面:具有一支数量稳定的全职教师队伍。聘请辅助性和兼职教员的外国教育提供方是对合作学校和学生的不负责任。国外教育提供方明确承诺对东道国学生和教职员提供支持服务。如果英语是教学语言,需要有持续的英语课程。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应该享有语言支持服务,这是国外教育提供方的职责。国外教育提供方应该非常熟悉东道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等方面的特点。教育质量标准须符合国外教育提供方和东道国双方的质量评估

机构和团体的要求。东道国应规定国外教育提供方将一定比例的收益重新投入本国的教育课程建设之中。国外教育提供方应同意每两年接受一次东道国或者是本国评估团队开展的外部评估。

记者:您对跨境远程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有何期待?您能为我们描述一下它与传统高等教育的未来关系和存在状态吗?您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如何应对全球跨境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这一趋势有什么建议?

奥尔科特:开放与远程教育在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对于教育提供方而言,其关键在于要与潜在的合作组织紧密合作,确保相关支持服务能够在合作过程中妥善处理双方的语言、文化、社会和其他规范的差异。在此,我也将以最为深切的尊敬和诚意撰写一份观察报告与中国的同仁分享——普通话还不太可能成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高等教育的共同语言,英语作为全球性商业和教育语言是否符合其他国家的最佳利益,我们可以讨论。然而,这属于回答问题以外的范畴。英语很明显是开展跨境高等教育的主流语言,我认为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所改变。因此,我建议有意进入跨境高等教育的中国高校应该建设以英语为授课语言的教育课程,通过中文授课保持国内教育市场,并在海外教育市场使用英语授课,这将对中国有益。

通过我的评论,你可能已经发现我是很赞同保护各国社会、文化和语言完整性的。中国高校用英语提供教育课程并不会会有损中国社会、文化和语言的继承。事实上,承认全球高等教育社会和市场不断演进的现实,将使中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记者:能否介绍一些在您看来值得与我们分享的跨境高等教育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吗?

奥尔科特:在跨境教育市场有许多成功与失败的例子,由于关注点、使命、目的和其他风险特点的差异,我们很难去全面概况。我可以跟贵刊读者谈谈以下的问题,一是成功的跨境高等教育对于东道国及其高等教育体系会开展调研,这些大学通过对潜在合作伙伴的深入研究然后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成功的一个绝对关键因素。二是成功的跨境大学提供高水平的学生服务,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支持。三是绝大多数跨境活动的失败都是因为市场分析错误,事业规模不大导致财政无法持续支持。四是成功的跨境合作关系是长期的,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需要非常认真规划、耐心合作,但合作方的互惠互利可以更大可能地让这种长期可持续合作途径取得成功。

祝愿所有读者及中国同仁在未来事业有成。很荣幸与《开放教育研究》读者分享我的观点,再次感谢!

(编辑:路新民)

【收稿日期】 2009-05-20

【特约通讯员简介】 魏奇, 硕士,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党政办公室。

The Statue Quo and Trend of Cross boarder Higher Education in ODL : The Interview with Dr. Don Olcott, Jr.

Journalist W EI Q i & W EI Zh i h u i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the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environment, cross-border education in distance delivery format is an emerging new force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is novel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 as well as learners. Cross-border higher distance education is under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hich are also traditional resource countries of cross boarder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issue of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we are honored to interview Dr. Don Olcott, Jr., Chief Executive of The Observatory of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this interview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 Olcott and his organization, reader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global cross border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rview also covers various problems of this field, and provides some tentative predictions and analysis about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major host countries like China in their potential transformation from host countries to resource countries.

Dr. Don Olcott, Jr., i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Observatory of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OBHE) in London. Dr. Olcott is also Ex-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esident of USDLA from 2006-07. He serves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K's Council of Validating Universities (CVU)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or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s distance learning center. Dr. Olcott is a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Arts (FRSA). Dr. Olcott previously held senior leadership posts at Western Oregon University, VCampus Corpo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the 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WICHE). He also held administrative and faculty posts with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and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Dr. Olcott is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Open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Continuing Higher Education, India's Open University e-Learning Journal, and the Distance Learning Report. H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the areas of leadership, faculty development for distance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r. Olcott has received numerou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leadership,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distance learning. Dr. Olcott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speaker. He has consulted for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He was a 1993 graduate of Harvard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the Manage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and a 2005 graduate of UCEA's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at New York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fro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his doctorate in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from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Key words: distance education; cross boarder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university